



詞律卷十

陽羨萬 樹紅友論次

蘇垣恩 錫仔樵

校刊

秀水杜文瀾發

錦纏道 六十六字

宋 祁

燕子呢喃^叶景色乍長春^韻畫觀園林萬花如繡^叶海棠經雨胭脂透
柳展宮眉翠拂行人首^叶 向郊原踏青恣歌攜手醉熏熏^叶尚尋
芳酒問牧童遙指孤村道杏花深處那裏人家有^叶

沈天羽云諸本作尋芳酒問牧童說不去詞譜欲羨問字又不必故定作尚尋芳問酒余謂詞有定律豈得以羨字解之又豈得以不必二字委之俱誤矣愚意醉醺醺句同前觀園林句不應多一字問牧童有何說不去小林詩借問酒家何處有牧童遙指杏花村原是問牧童故牧童答應也況此處句法原與前不同何故要去問字或云牧童句該於道字讀斷蓋此句雖不叶韻而與前海棠句聲音相合觀下二句一四一五可見明吳純叔於道字用平聲誤矣或前海棠句亦是八字而上落一字也此則未必

言
玉梅令

六十六字

姜夔

疎疎雪片散入溪南苑春寒鎖舊家亭館有玉梅幾樹背立怨

東風高花未吐暗香已遠公來領客梅花能勸花長好願公

更健便揉春為酒翦雪作新詩拌一日繞花千轉

高字恐贅蓋自春寒以下前後同也更字恐是長字

○萬氏以前後段相校謂高字恐贅按詞緯花字上無高字惟此為白石自度曲其長亭怨慢題云予喜自製曲初率

意好為長短句然後協以律故前後闊多不同據此則高字恐非贅又按詞譜梅花能勸句梅下有下字

謝池春

六十六字 又名賣花聲

陸游

賀監湖邊初繫放翁歸棹小園林時時醉倒春眠驚起聽啼鶯

催曉嘆功名誤人堪笑朱橋翠徑不許京塵飛到挂朝衣東

歸久早連宵風雨卷殘紅如埽恨樽前送春人老

前後同。只後起句作平平仄仄。異觀黃子常與喬夢符諸作亦如此。平仄此是換頭也。○放翁詞精匹無敵。如此詞用諸去聲字可愛。醉倒久早去上尤妙。○按此調又名賣花聲。因浪淘沙亦名賣花聲。故本譜各歸其正名。不列賣花聲之目。○按此詞格律放翁歸棹京塵飛到宜仄平平仄。京字應去聲。恐誤耳。放翁精練必不然也。觀其別作用少字故字可見。時時醉倒東歸久早必平平仄仄。別作淒涼病驢晴嵐煖翠可見春眠驚起連宵風雨必平平仄仄。別作臨風清淚群仙同醉可見誤人堪笑送春人老必仄平平仄誤送去聲尤妙。別作伴人兒戲露桃開未可見驚字風字亦必用平聲。此乃詞中句法抑揚相間起腔妙處不可混亂譜圖罔知。緊注平仄互用使一調聲響俱壞矣。更謂小園林嘆功名挂朝衣恨樽前之仄平平皆可平平仄。尤為無理。又云聽卷可○按卷九風亭柳調孫平啼殘可仄是不知此是一字領句而欲作五言詩讀也。謬甚。夫人道絢詞與此全同應附於此。

謝池春慢 九十字

李之儀

殘寒銷盡疎雨過清明後花徑款殘紅風沼縈新皺乳燕穿庭

戶飛絮沾襟袖正佳時仍晚晝著人滋味真箇濃如酒頻移

帶眼空只恁厭厭瘦不見又思量見了還依舊為問頻相見何

似長相守天不老人未偶且將此恨分付庭前柳

作平

可平

句

可平

句

前後同。只天不老句與正佳時平仄異。查張子野作前云徑莎平。後云歡難偶是定格應如此耳。○按此詞不見又思量與前花徑句俱用平聲佳句。為問頻相見與前乳燕句同用仄聲佳句。子野作則前段與此相同。後段于不見句用秀豔過施粉不作平聲佳句矣。雖或不拘。不如此詞前後合轍為安。

○按李端叔姑溪詞花徑款殘紅句殘作餘

殘字與首一

字複宜照改

青玉案 六十六字

史達祖

蕙花老盡離騷句綠染偏江頭樹日午酒消聽驟雨青榆錢小

可平

可平

句

可平

可平

可平

可平

句

可平

碧苔錢古難買東君住官荷不礙遺鞭路被芳草將愁去多

可平

句

可平

可平

可平

定紅樓簾外暮蘭燈初上夜香初駐猶自聽鸚鵡

可平

句

可平

句

此調多有參差。此詞前後第二句皆六字。古字駐字俱叶韻者。○按歷代詩餘綠染偏作綠漸染又官荷作官河又初駐作初炷均應遵改

又一體 六十六字

沈端節

使君標韻如徐庾韻更名節韻高千古韻卧治姑溪纔小駐韻閒雲無定韻
陽春有脚韻又作南昌去韻興來亭上清歌度韻盡能唱公詩句韻記
取諸生臨別語韻從容占對天顏應韻喜千萬留王所韻

此與前詞同而脚
字喜字不叶韻者

又一體 六十六字

趙長卿

恍如遼鶴歸華表韻閱盡人間巧天乞一堂山對遠韻微波不動岸韻
巾時照照見星星韻好舞風荷蓋從欹倒碧樹生涼自天杪誰韻
識元龍胸次浩騎鯨欲去引盃獨嘯醉眼青天小韻

此前第二句用五字
後第二句用七字者

又一體 六十七字

賀鑄

淩波不過橫塘路韻但目送芳塵去韻錦瑟年華誰與度韻月樓花院
綺窗朱戶韻惟有春知處韻碧雲冉冉衡臯暮韻綵筆空題斷腸句韻
試將閒愁知幾許韻一川煙草滿城風絮韻梅子黃時雨韻

此前第二句六字後第二句七字戶字絮字叶韻者。各調中惟此為中正之則人因此
詞呼為賀梅子。詞情詞律高壓千秋無怪一時推服。涪翁有云解道江南腸斷句世間惟
有賀方回信非虛言。○按此詞和者甚衆然于戶絮二字俱不叶韻涪翁當用語浦二字
為叶而不和其原字想亦因戶絮二字掣肘也雖曰不拘亦是微疵總之似此絕作難為
和耳知幾許三字逃禪作尋靈樂金谷
作如何也琴趣作彤庭杳皆拗不可從

又一體 六十七字

吳文英

東風客雁溪邊道韻帶春去韻隨春到韻認得踏青香徑小韻傷高懷遠韻
亂雲深處目斷湖山杳韻梅花似惜行人老韻不忍輕飛送殘照韻
一曲秦娥春態少韻幽香誰採舊寒猶在歸夢啼鶯曉韻

此同賀詞。而處字在字不叶韻者。此格作者最多。○送殘照仄平仄與前斷腸句三字同。此定格也。嘯餘猶刻作斷腸句。注七字。不注可平可仄。不差也。圖譜只注斷字可平。腸字可仄。遂致游移。而選聲更誤。刻腸斷句。其旁反不注可仄可平。則是以平仄仄。為此句定格。人欲從便而填之。大失體矣。各家此作極多。惟逃禪有一首。此句末用凝不埽三字。恐是偶筆。然疑字可讀去聲。不字可作平聲。亦或不誤也。○他如書丹蘆川知稼等。後四字句叶。而前不叶。海野審齋等。前四字句叶。而後不叶。因字句同。不另錄。

又一體 六十八字

張 槩

西風亂葉溪橋樹^韻秋在黃花羞澀處^叶滿袖塵埃推不去^叶馬蹄濃
露雞聲淡月^句寂歷荒村路^叶身名多被儒冠誤^叶十載重來謾如
許^叶且盡清樽公莫舞^叶六朝舊事一江流水萬感天涯暮^叶

此第二句用七字者。惜香亦有此體。○查惜香又一首。於羞澀處三字作兩眉聚石孝友於推不去作落平野片玉前起作良夜燈光簇如豆後起作玉體偎人情何厚後第三句作雨散雲收眉兒皺惠洪于前第三句作日永如年愁難度平仄稍異茲皆不錄

又一體 六十八字

曹 組

碧山錦樹明秋霽韻路轉陡疑無地豆忽有人家臨曲水竹籬茆舍
酒旗沙岸句一笑漁樵市叶淒涼只恐鄉心起鳳樓遠回頭謾凝
睇何處今宵孤館裏一聲征雁半窗明月總是離人淚叶

此後第二句用八字者陳瓘一首亦作正千里瓊瑤未輕掃凡作詞須將古名篇細繹
諷詠自得其音節段落如此調為體甚繁用字稍異而其聲響則莫非青玉案也沈氏新
集收吳文定公作前段次句云要游時春常盡時字用平聲不協然猶于三字分豆也至
後段次句云可惜情懷不順則青玉案內無此六字相連句法亦無此聲響在作者原於
文章政事之外游戲為之疎節闊目無足為異選者將以垂示後人觀沈氏所論字句自
謂考究精當足以為誦乃不能訂正其咎安辭乎僕以弁鄙之識而作此狂妄之言極知
開罪先賢取詬時俗然寸心之愚不能自緘況為此鍼砭將以
救世之誤服藥者想沈公有靈亦曲諒其責備賢者之心也

聲聲令 六十六字

俞克成

簾移碎影香褪衣襟韻舊家庭院軟苔侵東風過盡暮雲鎖綠窗
深怕對人閒枕牋衾樓底輕陰春信斷怯登臨腸斷魂夢雨

沈沈花飛水遠便從今莫追尋又怎禁薦地上心

舊家下與後斷腸下同。今字似乎用韻。然此句同前暮雲鎖不必叶。恐原此字之訛耳。怕對人與後又怎禁句同。嘯餘未辨三字豆句。將閒字刻作間字。誤矣。怕對人間猶不妨也。枕賸食三字豈不可笑。明高深甫作兩結云。儼風走漁陽甲兵都付與東風戰爭。陽風二字平而走與二字反。謬甚。蓋不知枕地二字必用去聲。故其上必用人禁二字平聲也。此正與戀繡衾結句同。如高詞則竟與柳梢青太常引慶春宮等調中一句同矣。豈得為聲聲令乎。如此失調而選之以誤後人。沈氏之無識甚矣。

聲聲慢

九十六字

石孝友

花前月下好景良辰厮守日許多時正美之間何事便有輕離
無端珠淚暗教染征衫點點紅滋最苦是殷勤密約做就相思
咿啞櫓聲離岸魂斷處高城隱隱天涯萬水千山一去定失
花期東君鬪來無賴散春紅點破梅枝病成也到而今著箇甚

醫

殷勤句四字與諸家不同恐落一字然大義不差不敢謂其訛錯故收為一體作者但從後調可耳

按詞律拾遺云元裕之作此調前結作任人笑風雲氣少兒女情多

可證此詞並無落字

又一體 九十七字

吳文英

雲深山塢煙冷江皋人生未易相逢一笑燈前叙行兩兩春容

清芳夜爭真態引生香撩亂東風探花手與安排金屋懊惱司

空憔悴欹翹委佩恨玉奴消瘦飛起輕鴻試問知心樽前誰

最情濃連呼紫雲伴醉小丁香纔吐微紅還解語待攜歸行雨

夢中

此則各家所通用之體也一笑至花手試問至解語前後同恨玉奴句惜香作空記得當時平仄異亦不拘行雨夢中四字用平仄仄平乃一定之律厯考各家作此體者無不皆然如此方是聲聲慢也行字夢窗間用起字上聲猶可若夢字自古無用平聲者即仄韻詞亦於此字必用仄聲譜圖岸然注曰可平大可駭異不知有何所據嗚呼妄矣若後所

載周趙二詞，乃九十九字者，後結句用十二字。其體原與此各別，不得以此十字結者比而同之也。若用此十字結之體，則萬萬無夢字用平之理也。○按此調惟有此體，與仄韻二格及九十九字平仄各二格譜圖所分五體可駭。今備指其謬於左。其所云第一體者，收稼軒開元盛日一首。前段第三四句云十里芬芳，一枝金粟玲瓏。後云枉學丹蕉，葉底偷染妖紅。本皆上四下六，譜乃以前為上四下六，後為上六下四。豈枉學丹蕉不可作四字讀乎？此總不知詞有前後相合之理也。又後段第二第三句被西風醞釀，徹骨香濃。原上五下四兩句，乃認定被字以下合為九字句。不知何意，其後各體皆因此而收也。其所云第二體，停雲靄靄一首。因認定前詞九字句，將後段第二第三句列初榮枝葉，再競春風。法為上三下六，謂與前九字句不同。夫列初榮枝葉五字，與被西風醞釀五字，何異而收為第二體乎？嘯餘既誤作圖譜者，自應出己意裁審，何以仍誤襲謬若此？至嘯餘之所以誤者，因不識榮字是八庚韻音盈，而讀作一東韻音雄，遂謂此句列初榮是三字句。叶通篇濛從等韻，其不通尤甚。稼軒此詞本櫟陶詩，謂方見佳樹之列於東園者。枝葉初榮，今又見其再競春風矣。故上用嘆息二字。下接以日月于征也。今以列初榮作一句，其義理安在？稼軒真寬矣。又第三四句前既于枉學丹蕉處認差，故于此篇謂其前後皆上四下六，遂另收作一體矣。其所謂第三體亦以此十字彊分上六下四，另收一體，不知此十字語氣一貫，四字斷六字斷，皆無礙音韻。詞中如此類者最多，此尚不解，何以論定其所謂第四體？本是用仄韻者，乃不注因仄韻另收，而曰前同第三體。後同第一體，惟第三四句第四字第四句六字，余閱之初甚不解，細思之，則彼仍以第二第三句九字合為第二句，而指枉學丹蕉十字為第三四句。且仍謂上六下四，故收此為第四體耳。至所謂第五體，其謬尤甚。如吳詞還解語三字待攜歸三字，行雨夢中四字，定格應爾各家皆同，即其前四

體所收辛詞無不同。他若各家用仄韻者，亦無不同。即其所收第五體詞，末云有皓月照黃昏，眠又不得，亦無不同也。乃以有皓月照黃昏為六字句，故又另列作第五體。豈有皓月三字不許其斷句乎？真所不解矣。此類往往皆然。不能盡舉。姑臚列於此，以告天下之信譜圖而誤者。○又按草窗燕泥沾粉一首，於清芳句作多憐漂泊，夢窗春星當戶一首，於釵行句作暗教文梁，俱係誤落二字，非有此體也。○按草窗詞多憐漂泊句，多字下誤落情最二字，夢窗詞暗教文梁句，新刻于暗字上補餘音二字。

又一體

九十七字

高觀國

壺天不夜寶炬生香，光風蕩搖金碧。月灩水痕，花外峭寒無力。

歌傳翠簾盡卷，誤驚回瑤臺仙跡。禁漏促，拌千金一刻，未酬佳

夕。卷地香塵不斷，最得意輸他五陵狂客。楚柳吳梅，無限眼

邊春色。鮫綃暗中寄與，待重尋行雲消息。乍醉醒，怕南樓吹斷

曉笛

用仄韻。從來此體皆收易安所作。蓋此適逸之氣，如生龍活虎，非描塑可擬。其用字奇橫，而不妨音律。故卓絕千古。人若不及其才，而故學其筆，則未免類狗矣。觀其用上聲入聲。

如慘字戚字蓋字點字滴字等原可作平。故能諧協非可泛用仄字。而以去聲填入也。其前結正傷心。却是舊時相識。於心字且句。然於上五下四者。原不拗。所謂此九字一氣貫下也。後段第二三句。憔悴損如今有誰快摘。句法亦然。如高詞應以最得意為。且然作者於輸他住句。亦不妨也。今恐人曰易安詞高難學。故錄竹屋此篇。又最得意句稼軒作是傳家合在玉皇香案上五字。竟與高詞相反。然平聲調同。本是如此。總之不拘耳。○或曰子論譜謂宜一字不苟。有若鐵板。而忽於句法。及上入作平等。又作籠統顚預之語。豈不矛盾。余應之曰。所以曉曉辨論者。在不可假借處。若於音律不爽。則原無妨礙。何必拘泥。此中自有一定之理。在君但平心細閱。高聲頻讀。自當於喉吻間得之。豈可漫無主張。而隨意作鑿語乎。○按李易安此調起三句云尋尋覓覓冷冷清清淒淒慘慘慘戚戚連疊七字。故萬氏謂用字奇橫非描塑可擬。

又一體

九十九字
晁集作勝勝慢

周密

瓊壺敲月白髮簪花十年一夢揚州恨入琵琶小憐重見灣頭

樽前謾題金縷奈芳情已逐東流還送遠甚長安亂葉都是閒

愁次第重陽近也看黃花綠酒只合遲留脆柳無情不堪重

繫行舟百年正消幾別對西風休賦登樓怎去得怕淒涼時節

團扇悲秋

平韻。後結與前結同。另為一體。琴趣亦有此體。詞亦精。因其第四句用斷腸如雪與前諸家不合。故錄此篇。其後段於看黃花句作別後縱青青。平仄與惜香空記得當時同。不拘。

又一體

九十九字

趙長卿

金風玉露綠橘黃橙。商秋爽氣飄逸。南斗騰光。應是間生賢出。
照人紫芝眉宇。更仙風誰能傳。匹細屈指到小春時候。恰則三
日。莫論早年富貴也。休問文章。有如椽筆。堯舜逢君。啟沃定
知多術。而今且張錦幄。麝煤泛煖。春鬱鬱。華堂裏聽瑤琴輕弄。
水仙新律

仄韻。後結亦與前結同。另為一體。

○按惜香樂府題為府判生辰。蓋九月二十七八日也。

酷相思

六十六字

程垓

月挂霜林寒欲墜韻正門外可仄催人起奈離別韻如今真箇是欲住也可平

留無計可平欲去也來無計可仄馬上離情衣上淚各自箇供憔悴韻問

江路梅花開也未可仄春到也須頻寄可仄人到也須頻寄可仄

前後同兩結疊韻汲古

刻書舟詞落箇字誤

慶春澤 六十六字

張先

飛閣危橋相倚人獨立東風滿衣輕絮韻還記憶江南韻如今天氣

正白蘋花遶隄漲流水韻寒梅落盡誰寄韻方春意無窮青空千

里愁草樹依依關城初閉對月黃昏角聲傍煙起韻

此調六十六字前後各三十三字其句法乃是照令者或曰滿衣句六字憶江南句七字後段自當亦如前此草字乃翠字之訛蓋前則滿衣輕絮還記後則青空千里愁翠也入因里字是叶韻故於千里斷句草樹又似相連故認為愁草樹依依以致前後不一耳余曰記憶草樹自當相連前段原是滿衣輕絮為句絮字非韻乃三影借叶也若照前說則

言
上用記字。不應下複憶字。
上青字。不應下複翠字。

○按詞譜云絮字在六御屬角音通首用四紙韻屬徵音。本不相通詞律注借叶無據或曰吳越間方言絮讀作臬轉

入八霽便可與四紙通
然終是出韻不可為法

又一體

一百字
即高陽臺

或加慢字

劉鎮

燈火烘春樓臺浸月

良宵一刻千金

錦步成蓮

彩雲簇仗難尋

蓬壺影動星毬轉映

兩行寶珥

瑤簪恣嬉遊

玉漏聲催未歇芳

心

笙歌十里誇張地記年時行樂憔悴而今客裏情懷伴人

閒笑閒吟小桃未盡劉郎老把相思細寫瑤琴怕歸來紅紫欺

風三徑成陰

按此調與高陽臺字字相同舊草堂兩收之以此為慶春澤以僧皎如紅入桃腮一首為高陽臺蓋以此篇後起七字用仄不叶較如後起六字叶韻也愚謂如此長調必不以一字多少而分兩調從昔致疑不敢臆斷及閱竹山高陽臺後起云雕翁一點清寒性人情終是蛾兒舞正用七字不叶韻猶恐有誤又查王沂孫後起云一枝芳信應難寄江南自